

戲裏戲外

人生如戲，全靠演技。如今都這麼說。不如意事常八九，或強顏歡笑，或故作深沉，其實不都是做戲嗎？

有一類人更特殊，那就是唱戲的優伶。他們既要演台上的戲，也演台下的戲。台上台下、戲裏戲外，有區別，卻又糾纏不清。或者說台下的「戲」，往往是台上戲的延伸，緊緊地一層裹一層。《霸王別姬》裏的程蝶衣，幾十年來的漂泊跌宕，不就是一直活在戲裏？

寫戲的小說也很多，差不多各個劇種都有。比如，賈平凹的《秦腔》，畢飛宇的《青衣》，陳彥的《主角》，艾偉的《過往》，喬葉的《旦角》等等，都以名伶為主角。他（她）們是小說的主角，也是小說裏戲台上的主角，是一種套娃式的結構。葉廣芬的《採桑子》，莫言的《檀香刑》，也都用戲來串聯起整部小說。涉及到京劇、豫劇、秦腔、越劇，甚至貓腔（茂腔）這樣的地方小戲。

一個個故事，一個個人物的命運，社會變遷，時代滄桑，以及劇種本身的興衰流轉，都在激越蒼涼、婉轉哀鳴的唱腔中，大珠小珠落玉盤，跳躍在字裏行間和讀者的情弦上。

照理來說，台上的戲是假的、排練的，台下的生活才是真實的。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角兒」們不斷地上妝、卸妝，在台下、戲外，也穿戴起另一套行頭和扮相，在兩個場域不斷切換。而台上的鑼鼓聲響，與台下的職場內卷和「辦公室政治」，無法割捨清楚，並沒有出將入相的那張門簾。

甚至可以說，台上的戲本是排的，但卻一板一眼，清清楚楚，不可逾矩，反而更加踏實；台下的種種紛擾，才是真正的漩渦叢生、懸念迭起的「戲」，令人恍惚。莊生曉夢迷蝴蝶——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究竟哪個才是本我？這正是很多寫戲小說的終極發問。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保潔阿姨的心願

負責我們樓道的保潔員楊阿姨大年初六就回來上班了。一見面，就看到她左手戴了個明晃晃的金鐲子。她喜滋滋地告訴母親：過年回老家女兒送的，花了一萬八呢。

楊阿姨是江蘇盱眙人，五十多歲，在父母所住的小區當保潔員快兩年了。她每天上午七點做到十一點，下午一點做到五點，每月工資不過兩三千，勝在穩定。她先生在本地做泥瓦匠，有活做，無活歇，似乎有點靠天吃飯。楊阿姨不識字，自己的姓名模糊認得，一雙兒女倒都是大學畢業生。女兒嫁到安徽六合，開了家美容店，生意興隆，還給她生了個外孫女。她過年回老家主要是為了看看這個第三代。兒子在南京某高校任職，女朋友是鹽城人，也在南京工作。

老兩口在本地租房住，但在老家農村造了房，裝修完畢，想給兒子結婚用。但兒子看不上，希望在南京買房，結婚落戶。所以他們老夫妻孜孜矻矻，從牙縫裏省錢，要幫兒子付個房貸首付。楊阿姨天暖時一天打兩份工，在我們小區做完了還去別的地方保潔。現在天冷，她只在這裏幹活，但樂於加班，從看守垃圾分類小屋到清掃綠化垃圾，碰到能額外賺錢的機會她從不說不。

母親因為不良於行，拜託楊阿姨幫着去菜鳥驛站取快遞，每件無論大小，付她一元。一來二去，就熟悉起來。楊阿姨沉默寡言，做事認真，很懂得禮尚往來。母親平日送她水果、蔬菜、麵包之類，她春節放假回來特意送來老家自己養的母雞下的五十隻雞蛋。

楊阿姨每日辛勤勞動，為兒女奔忙，希望她的孩子也能體會、感恩母親的眷眷慈心。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食堂美食

「食堂」一語幾多變遷。古小說裏的「食堂」大多在寺廟。上世紀八十年代說起「食堂」，讓人聯想到國營單位。而今「深夜食堂」走紅，這兩個字又多了些暖色。

近二十年我一直住在北京南城。近代以來，南城便是各行各業混雜之所，掌故筆記中的不少美食都在此處。余生也晚，不曾趕上。有幾家沿襲了舊名號的，只剩可資緬懷的名號，口味並無特色。值得一記倒是兩家「食堂」。

離我近的一家在南二環以南，其


實是個主食檔口，窗上寫着「本廠米粉肉」。「廠」即檔口後身的北京景泰藍廠。賣的不限於米粉肉，還有饅頭大餅之類，最受追捧的是糖三角，雪白的麵裹着焦黑的濃紅糖汁，未必健康，但絕對滿足甜食愛好者的需要。因是廠子的食堂，營業時間與一般飯店不同，只在下午下班前後售賣一兩個小時。檔口在我回家必經之路上，每次路過，總見排着長隊。有一次，一位年輕的父親抱着孩子走在我前面，快到檔口時，兩三歲的娃娃猛地掙脫父懷，大喊着「糖三角」，使

勁倒騰小胖腿，衝鋒般跑去。三年疫情之後，檔口未見重開，搶購糖三角的娃娃，早就是小學生了吧。

另一家「鎖廠食堂」離我遠一些，在南三環邊。鎖廠的情況，我全不了解，這個「食堂」大名鼎鼎，幾成網紅。前幾天路過，進去一探。確實「食堂」味兒很足，連守在檔口的阿姨也是食堂大媽的範兒，面帶微笑，手拎大勺。除了盛名遠播的炒肝、包子，還有賣炒菜米飯，都是木須肉、魚香肝尖等家常菜，小份菜，價錢便宜。一位六十上下的婦女排我

前面，正和掌勺阿姨閒聊，一看就是店裏的常客，「我打這兒過，猛想起今兒是周六，該是丸子啊，趕緊進來」，「那才來三個呀」，「三個就夠吃的啦」……你看，這位把「鎖廠食堂」的每周菜單都背下來了，專門來赴一場與丸子的約會。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以食淡為二陳

近年，素食文化慢慢被大眾接受，哪怕本身不是素食者也逐漸理解素食者的生活選擇，而非只顧好事地問「吃素肉豈不是齋口不齋心」、「全世界食肉，那牧場要怎麼辦」云云。

但，綜觀飲食史，我們又不難發覺素食主義長期處於文化邊緣的事實。舉例，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兒便認為，動物缺乏理性、語言，也沒有像人類一般的靈魂，故此吃動物「不是對動物殘忍，而是對人類的遷就，因為這樣想就可以為人類吃肉或殺生的罪行開脫」。

對於如此奇怪的邏輯，英國哲學家邊沁反駁：「問題不在於牠們能不能理性推理或說話，而是牠們活該受苦嗎？」

當然，我們必須明白邊沁的論點，並不單純針對人類的動物觀，而是延伸至有關種族主義的討論，他寫道：「法國人明白，黑皮膚不構成一個人被否定的理由，而後者還無法向任性的施虐者討回公道。也許某一天我們會了解，腳的數量多少、毛髮顏色深淺或尾巴退化與否，都不足以構成一個生命體被遺棄的理由。」

邊沁的說法一度被視為激進，但隨着文明的推進，他的論點慢慢影響了主流的論述。今時今日，素食主義者也不會輕易宣稱自己完全沒有殺生，因為我們知道農耕也涉及殺生，有研究便指出，機械化耕作與農藥的使用每年殺了約七十三億隻動物。

於是，作為一名雜食者，我對於素食的反思，依然落在其核心的關懷：這是有關思考別的生命、環境、寡欲的生活態度，而非純粹理性的計算與約束。這讓我想起明代思想家呂坤的提醒：「以寡欲為四物，以食淡

為二陳，以清心省事為四君子」。

呂坤的說法，也出現在其他不同的文本。「四物」、「二陳」、「四君子」都是中醫名方，而比這些名方更有用的，則是寡欲、飲食清淡，以至清除內心的雜念。我想，當代素食者也不會反對，素食的修行可以從這三方面開始。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善與惡

近期不少人推介黃精甫導演和編劇的電影《周處除三害》，網上更有不少關於戲名典故、細節分析和寓意探討的文章。一齣以暴力場面掛帥的電影能通過審批於內地上映，還要爆火，定有其精彩吸引之處。我不怕血腥，但不追求打鬥和動作特技的感官刺激，可是看到網民紛紛探究劇本與人性的關係，也耐不住好奇一看。

顧名思義，故事中有三害要除。那是三名惡行滔天的犯人，主角是其中之一。當他知道自己在通緝名單上只排行第三，感覺不爽，因此在別

人的欺騙下以為自己患末期肺癌後，就想殺死首兩名罪犯彰顯自己的能力，藉幹一票大事，盼死後留名。劇情不便透露，只可說由角色設定、故事發展、暴力場面的安排等，處處能刺激觀眾思考善惡難辨的荒誕矛盾，感嘆人往往落入佛教所說的貪、嗔、痴網羅中，無法自拔，也可能像電影中的三名惡人，因人性的弱點而萬劫不復。

電影其中一個關鍵角色是一名女醫生，也是個好媽媽。然而她同時是黑道中人的救命符，因為黑幫分子打

架或因逃避追捕而受傷，就會找她治療，三名通緝犯也曾受過她的恩惠。醫治病患，她不敷衍，可是拯救的卻是會繼續危害社會的不法之徒，那她所做的究竟是善還是惡？

最令我震撼的，是男主角接觸及加入邪教的部分。邪教會址是個清幽恬靜、寬敞舒適的修道場，所有人均穿素淨制服、吃清淡食物、在聚會時齊心高唱悅耳勵志的詩歌。教主一臉慈祥，溫文脫俗，還替信徒治病，可是暗裏卻做盡詐騙和暴戾的勾當，可憐信徒都被洗腦控制。當男主角揭露

邪教的真面目後，教主及其爪牙原形畢露，雙方的博弈最後更釀成一場駭人的集體屠殺。那前後美醜的反差，令人心寒；畫面設計和拍攝手法，我不認為屬刻意賣弄以嘩眾取寵，反而覺得導演讓觀眾於毛骨悚然中思考何謂救贖與善惡，手法高明，著實精彩。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走進金庸館 探索武俠世界

二〇二四年為金庸(本名查良鏞)的百年誕辰，而香港是金庸武俠小說的起源地。本月開始，香港陸續舉辦多項活動，包括大型展覽、講座、徵文活動等，紀念這位武俠小說泰斗。

金庸與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於《新晚報》等報章連載武俠小說，由此開啟「新武俠小說流派」。歷經七十年，「新武俠小說流派」在華人世界影響至今未衰。金庸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早已成為武俠迷琅琅上口的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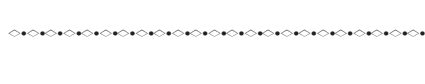
自一九五五年起到一九七二年止，

金庸一共創作了十五部武俠小說，除了創作於七〇年篇幅最短的《越女劍》，金庸將其他的十四部作品名稱的首字串聯起來，寫成「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字對聯(附圖)，大致字面意思是：只見漫天大雪中，有人正在射白鹿；而作者胸有成竹大笑之後，又繼續書寫那神俠眷侶和鴛鴦相倚的故事。

這幅對聯的親筆原稿，自二〇一七年香港「金庸館」開館以來，一直珍藏於此。「金庸館」常設於香港文化博物館內。「金庸館」的布置猶如他筆下武

俠世界，展廳中央放有一扇金庸借出的《射鵰英雄傳》屏風，由友人所贈，曾長期放於他辦公室內；屏風左右，便是那十四字對聯。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本月還接收了由金庸家人捐贈作永久收藏的金庸半身像。雕像高約六十公分，由雕塑家任哲以金庸晚年形象作藍本，於「金庸館」中陳列。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抄襲」之爭

由黃精甫自編自導的電影《周處除三害》近來一邊票房捷報頻傳，另一邊卻深陷抄襲風波。日前，台灣導演錢人豪稱《周處除三害》抄襲自己的劇本《無法無天》，並向黃精甫以及《周處除三害》的製片公司「一種態度」提出控告。


要說最令文藝創作者聞風喪膽的字眼，「抄襲」必在其中。常見的「抄襲」事件，大抵有兩種，一種是同期作品之間的抄襲指控，如今次的《周處除三害》，又如去年電影《掃毒2》被控抄襲內地電影《完美情人》，被控抄襲的作品名氣比控方大，乍一看以為是「碰瓷」，但細細看來又不得不承認確有較多相似之處。

另一種是向經典作品的抄襲指控，如曾國祥導演的電影《少年的你》被指「融梗」東野圭吾《嫌疑人的獻身》，《琅琊榜》被疑情節雷同《基督山伯爵》，這類指控往往只存在於民間，原作既不會去控告，同時也因原作地位崇高而被認為是一種致敬、借鑒。歌手蔡健

雅曾經被指控作品《拋物線》、《紅色高跟鞋》等涉嫌抄襲，而後蔡健雅作出回應，「那時，常聽The Weepies. Sorry, 但在寫歌的當下，真的沒有在想我要抄襲!」因為從小聽了那麼多音樂，都是被很多前輩啟發，慢慢學會怎麼寫出自我風格的音樂，唱出自己的風格。」簡言之，從大量的作品中浸淫而來的創作能力，難以避免在此後的創作中發生無意識的借鑒，儘管雷同，但絕無主觀故意。

文藝創作過程與發生雷同現象，玄而又玄，沒有創作者會承認自己主觀抄襲，而客觀上到底是「抄襲」還是「借鑒」，則更加複雜難言，如何更好地界定抄襲，而讓抄襲不至變成攻訐對手、攫取利益的方式，同時又更好地保護創作者權益，看來任重道遠。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白鯨聞歌起舞

最近，在網上刷到兩隻白鯨「跳舞」視頻。在西南重慶，當白鯨飼養員餵食時，雲南打歌強勢入場。兩隻白白胖胖的白鯨，情不自禁地跟隨音樂一起搖擺，引得觀眾圍觀點讚，評其為「全場最佳」。

這兩隻吃了「可愛」長大的白鯨，應是二〇二〇年九月，進駐重慶融創海世界的一對白鯨寶寶。當時，白鯨男寶年約八歲，身長約四點二米，體重約一千一百公斤，通體白色；白鯨女寶年約六歲，身長四米，體重約九百公斤，通體呈淡灰色。原來白鯨並非天生白色，白鯨BB的身體呈灰色，隨着年齡增長逐漸轉淡，最終除了背脊與胸、尾鰭邊緣有暗色沉積外，全身皆白。

白鯨以多變的叫聲和豐富的臉部表情聞名，牠的額頭突出且圓滑，被學者形容為「充滿溫暖油膩的氣球」。喙很短，沒有背鰭，加之嘴線較寬，天生一張笑臉，被稱為「微笑天使」；又因泳姿和體態優雅，獲「水中芭蕾舞者」稱號。

白鯨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愛稱

是「海洋中的金絲雀」，擁有能發出幾百種聲音的「口技」。有人曾形象地描述：「高音的共鳴哨聲與尖叫，多變的滴答聲與咕咯聲，讓人聯想到一隊交響樂隊，有時又有如貓叫或小鳥的啾啾聲。」

據專家評估，白鯨的智力相當於人類的三歲小孩，活潑好動，好奇心旺盛，喜歡與人玩耍，尤喜小朋友。也許是自身擁有樂隊級別聲效的緣故，白鯨的聽力也靈敏，能聽懂人類簡單指令，並迅速作出相應的動作。網上還流傳很多白鯨的視頻，比如，女士的手機不慎掉入水中，好心的白鯨幫你撈上來；又比如，白鯨參與「三鯨」或「四鯨」水上高難度表演，整齊劃一。

在白鯨的家鄉北極地區，現今還有逾十萬頭白鯨，過着群居生活。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